

新诗话语

王宏印

著

Xin

Shi

Hua

YU



诗人的天职就在于：以知觉，直觉或诗性智慧去观察社会人生和自然万物，去除所谓已有文化包括科学知识赋予人的头脑的既定框架，消除日常生活对于语文所造成的污染和僵化，建立观察体验与世界之间的新的有意义的表象，即诗人与世界之间的暂时而持久的联系，给人以新的真实的世界观的启示。也许在这个意义上马利旦竟然在后来说：“诗，同形而上学理论一样，是精神补品。”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杨进刚
封面设计：郭亚红

王宏印（笔名朱墨），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主要从事中外文学文化典籍的翻译与中西翻译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兼及人文社科类比较研究和文学创作与翻译评论，涉及莎剧、《诗经》、红学、民歌及石涛、穆旦与吴密研究等领域，已出版各种论译著及教材40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出版过个人语文集《彼岸集·旅美散记》（2000年）等，并时有新诗发表。在诗歌翻译和研究领域，已出版《古诗文英译选析》（教材，1998年）、《孕育·白蒂诗自选集》（著译，2000年）、《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专著，2001年）、《〈诗经〉注译与司空图诗学研究》（著译，2002年）、《穆旦诗英译与赏析》（著译，2004年）、《英诗经典名译解析——从莎士比亚到金斯伯格》（专著，2004年）等书籍。

本书是作者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是本人诗歌创作实践的一次检阅，为读者提供了可贵的诗歌创作和欣赏的新思路。书中除了征引大量的名人名言名诗名译之外，始终渗透了作者自己对于诗歌和诗歌话语的独特理解。在许多时候，其文字本身就是一篇篇理性与激情结合的散文佳作。

ISBN 978-7-5306-4858-2



9 787530 64858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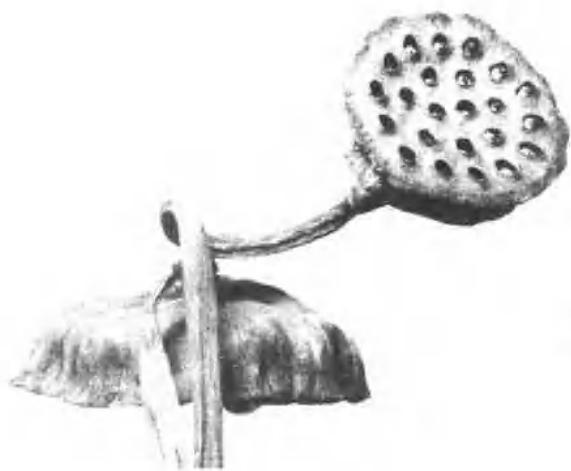
定价：15.00元



1207.25/35

2008

研诗话语



王宏印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诗话语 / 王宏印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306-4858-2

I. 新... II. 王... III. 新诗—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79543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印刷所印刷

※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7.875 插页2 字数186千字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定价: 15.00元

新诗的观念与表徵(代序)

先从我对于新诗的兴趣和认识说起。

从上世纪末开始,大约是从翻译出版加拿大现代诗人白蒂的自选诗集《孕育》(1998年)开始,我渐渐地对诗歌的写法和理论发生了兴趣。于是,集中精力看了一段时间的诗,古今中外什么都看,后来便聚焦到了现当代中国诗歌上。又写了一段时间的诗,虽然不可言成熟,总算是逐渐摸到了自己写作新诗的路子,甚至觉得总是有点什么非写不可的东西要表露出来。忽一日,心血来潮,一口气拟出一个包含了几十条内容的“诗论结合”的目录。几天之内试着写了几篇,感觉还行,于是便开始了一个自觉而有意义的写作活动。半年过去了,断断续续地停停写写,到了自己觉得快要成书的时候,数了一下,竟也有二十来篇。于是排定顺序,审定伦次,就有了本书的内容,权且取名为“新诗话语”吧。

所谓“新诗”,自然是指“五四”以来伴随着白话文运动而写的新诗,包括了全国解放前后的,一直到本世纪初。不仅有大陆诗人,而且有港台诗人和海外华人诗人的新体诗。就其观念而言,大体在子自由诗,只认诗的品质而无流派之偏废,当然也可以包括作者自己的几首习作在内了。至于外国的诗,则在后浪漫派的领域内没有了什么界限,凡能采得的,一律在视

野之内。英语诗以英美为主,其他语种则法国、德国、匈牙利,无所不包,只要不是严格的格律诗或难以界定的散文诗、没有译本的,或者自己觉得译文不太满意的,便自己动手翻译,以便引用起来得心应手。所谓得心应手,则有一个最起码的要求,那就是必须是自己认为的好诗才得引用,或整体或片段,即便是名诗人的名诗也无照顾的例外。另一层意思是,必须能便于说明某个问题,否则,好虽是好,就本书的讨论的问题而言,若仍然是一无所用,便忍痛而割爱了。可见,观念上对于什么是诗和好诗是认识问题,而实际的“采风”则难脱实用的樊篱,有点难以照顾周全了。

所谓“新诗话语”,其实是有点儿歧义的。一个指的是新诗的话语,也就是新诗写作的话语特征,是可以观察和归类研究的有形的东西。此番“话语”颇有点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味道,同时也是对于新诗语言的一个概括印象。另一个便是所谓的新的“诗话”,也就是说,带有中国传统诗话翻新的意思。不仅是意念上的翻新,也有形式上的翻新。前者指的是新的诗话的谈论对象即新诗,是形式和意念上的新诗(为了论述的连贯和方便,偶尔也以旧体诗起兴或作比较)和谈论内容,如只言诗的时空组织,语篇分析,句法特征,艺术借鉴等方面,而不评论各种诗歌流派和诗歌史问题。后者的推陈出新则主要表现在谈论形式上,如大量引证原诗(和切近原诗的译诗),偏重语言层面分析,在具体评论中建立或体现诗歌美学的新观点等,使之有别于旧的诗话的体式和语言。

无庸讳言,在这些选段和评论背后,自然有一些本人的诗歌创作和欣赏的原则或框架在起作用,也就是关于一首所谓好诗的若干特征和要求。把它公布出来,也许可用作进一步谈诗论艺的基础。

1. 诗的篇幅要短(史诗自然可以除外)。诗行作为印刷符号的文字排列(相对于手写体是符号僵硬化的表现),一般不必超过一页或一个对开版,以便阅读时能在视觉上一览无余,心智上的一段体验也能直觉地感悟到诗的总体效果。

2. 有强烈而明晰的意象,单个或复合的均可,而其思想内容则可以借以发挥得无限深广,即寓深刻的哲理于日常熟悉的意象及其关系中,而不做有感受而无思想的纯体验诗,或者也不是尚未找到“客观对应物”的纯思想。

3. 在形式上不做无意义的或机械划一的韵脚布置,也不追求机械化一的字行排列整齐,其大旨在于有点儿散文化的耐人寻味而避免顺口溜式的轻浮流俗,甚或滑向歌曲的通韵式的浅薄。

4. 感受的新奇可从改变语言的传统符号含义或在其重新组合中获得,或者从阅读中外经典作品的新鲜的艺术体验中获得,或者是诗人对身边新旧事物的直接的崭新的观察、感受和了悟,或者别的什么。

5. 允许诗的音韵和形体模仿自然物象或抽象符号,但要有独创的意义和价值;在表现手法上可借鉴方言俗语、民歌民谣、流行歌曲、现代绘画、雕塑等艺术原理,甚至外文表现法也可一用而不拘一格。

6. 化古语为新奇,纳方言于可感,借外文以含沙,并使得三者有机地统一于具有时代性、个性化和表现力的个人写作中,或曰“知识分子”写作,即有终极人文关怀的思考高度,但不乏艺术性。

7.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一首诗应当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兼备各种“优点”而无统一性和连贯性在某一主旨的和谐中,是不能算作诗的。一首诗须能发挥语言之极致而又为任何

其他艺术形式所无可替代才好。

8. 好诗犹如一首乐曲,常演而常新,令人百读不厌,每读必有新的体验或认识。作者独特的境遇、情思以及基本的创作意向,应和人类最普遍的生活经验或存在问题相关,又能给人以新鲜有益的感受,给人性以升华,给理智以澄明,给情感以愉悦,但不是一劳永逸,而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过程。

本书的写作,便是上述诸条的综合体现,虽然在各篇行文中会因具体内容和篇幅的限制而有所侧重或偏离。此番努力,对于中国新诗研究目前仍偏于史的串线而少于论的建构的倾向,或者忙于机械地构建理论体系而流于空疏浮泛的做法,也许算得上一个小小的矫正。对于在创作上视中国诗歌传统(往往以大陆为核心忽略港台澳和海外华人诗歌创作)和外国现代派诗歌各行其道的想法,也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融合。至少在笔者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视野中,在表达人性与世界之相互感通的诗的奇妙王国里,只见到一个浑然一体和不二法门,而不存在有意义的“文化”差别,即人为樊篱。也就是说,所谓文化的传统的,只相对于既成的事实过去而言,而不是面对未来的理想的发展而言。所谓理想的,也便只能是世界的,或世界文学的,即创造中的,建设中的,尝试中的,一如有出息的诗人,始终只把他的诗歌称为“习作”。因为真正的诗,作为诗的本体,毕竟是一个不可企及的艺术的完美境界,致使任何有才华的诗人的毕生努力,也只能是通向绝对和永恒的无限逼近的一种有限的努力而已。

关于诗话的内容,也就是自己在新诗问题上能说的话,即便可以将其化为若干构成新诗话语的题目和主旨,其实仍然是有限的。究其大者,似乎包括这样一些内容:诗的理念和语

言学基础, 诗的起源与作为人类心灵史的演进历程, 诗的意象、意境以及语言的诸方面的审美特征, 诗的时空组织与结构原则, 诗作为人的哲理、情感与意志的体现, 诗人独特的世界与诗境的追求, 以及女性诗歌与诗歌翻译传播等等。这些问题本身的提法以及夹叙夹议以例证带动评论的写法, 也是一种尝试, 目的在于清晰而简练, 生动且形象, 避免晦涩以至于枯燥的阅读。因为在笔者看来, 诗歌固然品性高雅, 但在今日的平民化社会里, 对于诗的认识和理解, 也需要一种朴实和普世的关注, 才能发挥其古老而现代的作用。

谈诗论艺是一件严肃的事, 要做到得心应手着实不容易, 但笔者勉力为之, 希望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创造一种新的诗话体例和诗歌的阅读方式。其中的诗歌例证, 涉及作者本人的译诗和创作的, 其署名方式则依照当初发表时的情况不做变动。其实, 这本书的写作, 虽然完成得很顺利, 但其准备和修改, 却历时数载。正文的初稿完成于2000年10月的古城西安, 到天津后分别在2001年2月和2004年2月修改过两次, 使其基本定型。最后, 在新近确定要出版的时候, 又经过了一次统一协调和完善过程, 才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的样子。

最后, 我要忠心地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领导、责任编辑, 以及为此书的出版出过力的各位同志, 为了他们的热情帮助和辛勤工作, 也为了热爱这本书和新诗的大众读者。

在人生短暂而漫长的道路上, 愿这本书是一簇野花, 以其鲜活的生命和鲜明的色彩, 开在通往理想诗国的大路旁, 愉悦有心人的目光和心灵。

王宏印

2007年5月4日

定稿于南开大学龙兴里寓所

目 录



新诗的观念与表徵（代序）	001
1. 什么是诗?	001
2. 诗的语言学基础	009
3. 诗人对语言的思考	017
4. 作为心灵史的诗	026
5. 诗人与诗	036
6. 诗人的世界	046
7. 诗人与诗中的言说者	056
8. 诗：幻想，想象与回忆	069
9. 诗的排列形式	078
10. 诗与视觉艺术	093

11. 诗的音韵感与音乐性	101
12. 意象：诗中的符号化	118
13. 诗的时空组织	129
14. 诗中的哲理	136
15. 以情动人的诗	147
16. 诗言志	154
17. 有别于男性的女性诗	162
18. 诗的语法	173
19. 诗的连贯整一性	189
20. 诗与翻译	202
21. 新诗与中外诗歌传统	217
22. 诗读者与“读诗法”	227
参考书目	238

1. 什么是诗？

什么是诗？这可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既然要讨论诗的问题，什么是诗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了。

可是，聪明的黑格尔老人早就说过：“凡是写诗论著作的人几乎都避免给诗下定义。”

可见，寻求给诗下定义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过他说的是“几乎都避免”，还不是“绝对不可以”。何况这“话语”，无论怎样说，总不能算作是“诗论著作”吧。

于是，一个随便想到的回答是：诗是人类心灵的直接流露。这样回答固然是不错的，然而问题在于：什么又不是人类心灵的直接流露呢？包括了一切的文学和艺术的广阔领域，自然是包括了诗在内的。然而过于宽泛的回答，等于大而无当。假如把“人类”换作“诗人”，似乎范围要狭隘得多。但是以诗人来论证诗，就如同以农夫来论证农业，总免不了循环论证之嫌。况且在诗人与非诗人之间截然划一界线，似乎也有不妥。诗人即便是人类中的佼佼者，但若其诗不具备人类的普遍性，则诗又无法懂得，甚至是完全无用的了。

也许诗意是一个比较容易捕捉的概念，借以或许可以找到些许说明诗的蛛丝马迹。

请比较下列两个语言片段：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丛丛薄荷的
小路的芳香
在我的童年中漫舞。

细心的读者不难觉察，前者是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七绝《赠汪伦》的后两句。诗人靠了直抒胸臆的夸张和直露大胆的比喻顺延成诗，但其中的诗意并不太浓。即便加上前两句的起兴：“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即便进一步考虑到整首诗的整齐的韵律和送别的意境，其诗意也并非很浓。

而后者是一首我国读者并不熟悉的翻译诗，译自法国诗人克洛德-安娜·博宗布尔的《童年》。尽管并不押韵，排列也不整齐，甚至译得还有点儿别扭（什么是“丛丛薄荷的/小路的芳香”），而且不见全诗效果，但这一切都不妨碍我们理解和感受一股清新的故乡的气氛，尤其是那气味和漫舞的混合效果，能把我们带回到有点异样的童年的欢乐中去。

这就是诗意。有诗意才能有诗。大概也可以说，诗意愈浓，则诗愈好。这正应和了法国诗人谢弗的一句名言：

最伟大的诗，不在于结构的工巧，在于有最浓的诗意。

但有诗意的未必全都是诗。关于这一点,还需要从体裁上作进一步的探讨。文学体裁各有各的样式和特点。小说靠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巧妙安排揭示作品的主题;戏剧靠戏剧冲突中的人物言行及其逼真表演与观众的接受参与共同产生效果;散文以其灵活多变的笔触抒发作者情怀,或写景,或叙事,或记人,或状物,或抒情,或议论,从而获得多姿多彩的艺术魅力。缺少了以上三种文学体裁的长处,徒留下篇幅短小,语言精练,组织严密,意境深远的诗,可以说是最高贵而又最孤独的文学样式了。

这里不妨带点夸张地说:诗是最高的文学样式,或者干脆称作文学王冠上的明珠。这似乎是经典的定义了,但有点等级论之嫌。即便说话的人无意抱有偏见,还是在无形中贬低了诗歌以外的文学样式,即可以笼统地称为散文的东西。不过,从诗与散文的区别上着眼倒是可以尝试一下对诗的界定,而且前人也有此例。中文素有韵文与散文之分,英文则有 poetry(诗歌)和 prose(散文)的区分,甚至认后者为平淡无味,冗长拖沓,而前者则有简洁精练,韵味无穷的寓意。不过,今日散文与诗的区别已不是如此明确了,而散文诗的流行则是一个二者结合的例证。

让我们先看以下几个片段,以落日这一最常见的景色为例,来说明诗、散文诗,以及散文之间的分界与联系吧。

—

长河落日圆。

(王维《使至塞上》)

二

远眺啊，亲爱的，请远眺夕阳和大海幽会的地方，
 瞧一瞧那一抹黄沙的尽头，
他们久久地拥吻，全然无视大地的在场，
 啊！我们的相吻，更长久，更长久。

夕阳已经在大海鲜红的琼浆中消融，
 像埃及的珍珠化入玫瑰色的酒；
黑夜像克莉奥佩屈拉将之一饮而尽，
 亲爱的，请让我握紧你的手。

出来吧，可爱的星星，来安慰伤心的天空，
 闪烁吧，波涛，环绕黑黝黝的沙洲。
黑夜呀，你尽可以隔离了太阳和天空，
 但且莫分开我们的唇和手；

（〔美〕拉涅尔《晚唱》）

三

暮秋的高风已经停息，傍晚的天空清澈无云。伫立远
眺伊豆山的落日，不禁使人感到遍及世界的和平毕竟是
长久的

落日从接地到隐没需三分钟。

.....

在这静的黄昏观赏落日，宛如服侍圣人临终，极其庄
严 即使是凡夫俗子也会觉得身受灵光之后，肉体消融，
只剩下灵魂安然独立海滨。

物体已经融入心底，全无喜尽悲极之感

.....

残阳方落,富士就蒙上了灰色。接着,橘黄的西天幻化成一片朱红,继而又变为灰蒙蒙的桦树皮色。明星在日暮的相模滩上空眨起眼睛,似乎在相约明天的日出。

(〔日〕德富芦花《相模滩的落日》)

四

昨天黄昏,我又观赏了一次日落美景,时虽冬令正月,但景物不减春秋,只是下午人的灵智不顶清明罢了。西方云散,纷纷化为绛色碎片,其色调之柔和,非言辞所可表达;空气清新,充满了活力,回到屋子里来,真成了受罪。大自然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呢?磨房后面的山谷,安闲中有无限生机,虽荷马或莎士比亚重生,也不能将它化为文字——这里面难道没有意义吗?霞光照处,秃树皆熠熠如尖塔着火,东方一片蔚蓝,成为极妙的背景;花朵谢落,然点点犹如繁星;败枝残干,风霜之迹斑斑——这一切都构成了我面前无声的音乐。

(〔美〕爱默生《论自然》;夏济安译)

古典的唐诗十分精练。诗人只抓住长河落日的形状特征“圆”一字点透,不再啰唆,(与下句“大漠孤烟直”形成对照。)美国诗人的《晚唱》却连用三个诗节,借用众多典故(埃及艳后痛饮珍珠酒)和比喻(落日熔金比琼浆美酒),构成夕阳吻大海和诗人吻情人两个叠加的意象,并以后者的抒情来融合前者的写景,形成博大感人的诗歌意境,一直扩大到包括天空的忧伤和大地的沉默。

相比之下,日本人的散文诗虽然同样是写落日,且不乏想

象,但意境比较分散。作者不但点出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而且几乎是按照一个固定的视角和自然的时间顺序边描写边议论抒情。全篇缺乏诗的集中凝练的组织和激动人心的魅力。最后,爱默生的散文,带有极强的议论色彩,想象丰富,议论精辟,虽然不乏诗意,但其出句行文谋篇构思,已经纯粹是散文的而不是散文诗的,更不用说是诗的了。

说到这里,或许可以借以上诸例及其解说列举一下诗的基本特征,以供读者诸君在进一步思考诗是什么的问题时参考:

1. 诗是精练有趣的语言艺术作品,需有体现诗人思想和感情浑然一体的意象或意境构成。

2. 诗是分行写出的语句。理想的或古典的诗有固定的韵律和节奏,其分节一般小于散文。

3. 诗依赖想象和幻想,可借助夸张等修辞手段增强感染力和艺术效果,一般忌讳直说和说教。

有了以上粗浅的分析和有限的例证,或者可以和读者一起获得一个诗的一般印象。然而,这个印象仍然是模糊的,概念性的。何况要在一首诗里同时实现上述三点要求也有困难,尤其是不大讲究格律的新诗。下面是刘大白写于1923年的一首新诗,因为与本篇所言及的落日主题相切,故而照录如下,以补前言抽象议论有余而片段引录之不足:

秋晚的江上

归巢的鸟儿,
 尽管是倦了,
 还驮着斜阳回去。